

问题：为什么西方人会自私到不能理解“有国才有家”？

西方文明几乎是建立在希腊文明的基本范式上的。这个从底层决定了西方文明几乎一切的社会观念。

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？

这要从希腊本身的地理条件说起。

简单来说，希腊半岛是一个火山造成的伸如地中海的岛。

这种地貌和我们中国的人口中心的构造完全不同。

我们中国的人口中心类似两河流域，是冲积平原构造，简单来说，是一块高差很小的、西高东低的平地。这种地区水草丰茂，有大量稍微开垦整理就可以利用的农业用地，所以整个文明都建立在灌溉、防灾这个围绕水利的主题上。

你思考一下，一大家子人迁移到这片平原上，第一直觉是什么？是找到一条足够平缓的河流，延其两岸开垦条件良好的土地。

因为古代的交通条件所限，每天从住宅出发步行去干农活，意味着一个定居点周围可以照顾的土地是有极限的。再远点，天不亮就要出发，走到中午才到地头，锄头没动两下，就得回家了，不然天黑了还到不了屋。

这意味着这个村落安居乐业后多出来的人口，必须集体迁移，去寻找下一个足够远的河道，再去建立一个新的村落。

现在问题来了——河流的构造大家都明白吧？极其类似人类的血液系统，是天然分级的。

祖家天然的占着上游，不是吗？越是子代、越是自然的趋于下游。

这带来几大基本问题——

第一，一旦遇到枯水季，显然上游比下游有保障。很容易获得更多收成，保证人口优势。

第二，上游只要稍微修建点水利工程，就能决定下游有没有水，有多少水，谁有水而谁没水。

第三，一旦遇到洪水，上游却也要面对比下游更大的抗灾压力。

这三个问题，天生的塑造了一个权力结构。

1) 全流域的定居点都会想办法争夺干渠的控制权。因为控制住这里，就是扼住了所有村落的咽喉。因为利益一致，几乎必然的，干渠控制者几乎必然的和第一级支流结盟（这常常是以通婚、换嗣的方式进行），去对抗远远更加朝不保夕的第二级以下的支流的联盟。但从数量上讲，这些二级支流的村落数量更多，尽管规模更小，但是斗志更强。没办法，乞活军岂能不拼命？

这势必要引发各种连绵不断的密谋、结盟、背叛、离间、攻杀。

2) 正因为如此，整个流域的权力结构，只会稳定在一个深谙历史教训，懂得帝王心术，知道如何笼络关键力量（因为资源有限，不可能雨露均沾），而又同时愿意最低限度的合理分配水资源、维护公共秩序、提供公共产品的有德之主手里。

这个时候，二级支流以下可以保证基本生存，没有冲动去再忍受一番尸山血海，自然愿意接受干流支配者的地位，而二级支流又有所谓的勋贵宗室，比起其他一般同级与王室更加亲密，从而可以以较少的资源分散度、压制住一般的不满。

在这个稳固秩序下，流域层层向上承担协助兴修水利的义务，协助上一级建设设施，以抵御水灾侵害。毕竟，干流提防一破，大家泽国千里，谁也不能独善其身。

但这并不是全部故事，到这里，才仅仅形成了诸侯国结构。基本上一个诸侯的权力只及于本支流范围。与隔壁诸侯国要么隔着山地，要么隔着河流——也就是所谓的“山河之险”。

问题是，这些诸侯国全是串在一条大江上的蚂蚱。

如果这条江出了问题呢？

那就会发生全流域的重大灾害。

一年之间，整个黄河流域，所有的诸侯国都发生大欠收。

如何？——“人相食”。

这么多人口，只有这么点多年从牙缝里抠出来的存量，显而易见的养不活所有人。那么就必然要阵列而战，让失败的一方成为祭品，消除人口压力，幸存者则继续进入下一个循环。

史学界有所谓“战国待俘极酷，杀俘不智”，这是错误的认识——拜托，两家只有一份粮，我就算仁慈的释放你，你没有饭吃，也根本无法感念我的恩德，结果只是无谓的再打一次。

“宽容”的意义何在？

所以，这个时代的战争富有礼仪性，坦率说并不是为了占领什么地盘、散播什么意识形态，而是单纯的彼此消除多余人口。所以才会有宋襄公式的“礼仪战争”——因为此时的所谓战争，其实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双方心照不宣的“例行公事”。打完一仗，优胜劣汰，各自带着有资格活下去的人，领了对方的贡品，回家度过灾荒。彼此也没有什么要把对方消灭的打算——贸然把战争从“边界祭祀”升级到深入对方腹地，在几乎没有地理学、军事学、后勤学积累的时代，和自杀没有什么两样。

恰恰相反，双方还借着这种奇特的“合作”，彼此巩固了对方的领袖地位。这

一点当然在科学技术发展到出现车辆和商业之后被打破了——现在游走各方的商人可以解决原来没有的情报问题和后勤问题，这才进入了彼此以吞并为目的的战国时代。

而这进一步的发展，就是一个新的奇迹——一个同时坐拥长江黄河两个不同纬度独立水系的帝国。

这种结构有一个特殊的能力——由于纬度的差异和巨大的跨度，两大水系的所有流域全部发生重大灾害的概率大为减少。

帝国之内，必有丰收之地。（当然，要是没有，或者尽管有但是面积不够大，那就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了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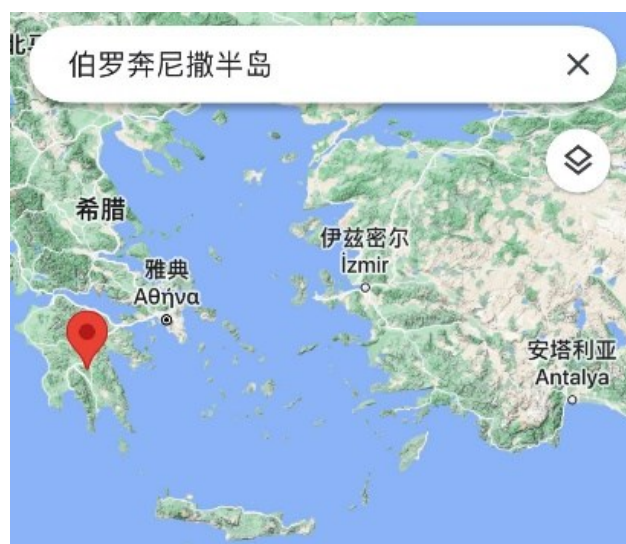
很自然的，帝国可以借助统一收支，实现全域范围内的赈灾机制，从而实现总体的长治久安。

与这种政治结构相对应的，就是“四海之内、皆兄弟也”的伦理构建，以及“炎黄子孙”的身份构建。

你为什么要接受把你的粮食征收起来，去给千里之外根本一辈子不会见的陌生人吃？乃至自己尽管生在膏腴之地，却几乎只能温饱？（即所谓“天下钱粮，出于江南”）因为你们是血脉兄弟，要遵守家庭的伦理义务。同一叙事下，就有所谓的“君父”概念。

这个模型，不仅仅可以用来看待中国，还可以用来对照其他“双河帝国”。但很遗憾，地球不够大，你只能看到波斯帝国、阿拉伯帝国身上有一定的类似性。

但是你如果拿来看希腊文明，你就会立刻发现巨大的差异。





刚才说过了，希腊半岛是一个火山岛，是一个中间高，四周低的构造。这个半岛的每一个扇区各自有一条独立的小水系，而不像中国由一条黄河穿起一大串。而即使是这些小河流，也远不如中国的河流发达。可以这么说，希腊文明的构造，更类似背靠着一根大柱子坐了一圈的小朋友。其中有两个风水特别好，于是特别幸运的——一个是斯巴达，一个是雅典。

这个是次要问题，点到即止。转回主线——因为火山岛的地势高差极大，可以说希腊半岛全境都是坡地，开垦成本极大。尽管火山灰是良好的肥料来源，但在这陡峭的坡地上，却十分不利于种植需要大量水源的粮食。

因此，希腊人的主要出产是会自己到山上吃草的羊和橄榄、葡萄这类经济作物以及海里的鱼。这些东西本身极不耐储，而且产量有限，唯一的好处就是也几乎不怎么需要占用人力去仔细耕种。

希腊人必须把这些产品加工成奶酪、毛纺制品、橄榄油、葡萄酒、鱼露这类加工品。

而绝妙的是，在地中海的对面，无论是埃及还是两河流域，都是天赐的农田，恨不得不需要任何开垦，光凭自然地貌就是理想的农田，甚至还带自动施肥。

更绝妙的是，地中海是四面被陆地包围的浅海，内部还星罗棋布大量的可居住、有水源的岛屿（例如克里特岛）。

可以说上天做这个局，就是要叫希腊人用船装上奶酪、橄榄油、葡萄酒和陶罐（包装总要吧）去波斯和埃及换粮食过生活的。而既然来都来了，为什么不拉上波斯的铁器去埃及卖，不拉上埃及的工艺品去波斯卖？

盯上这生意的，当然不止有从伯罗奔尼撒半岛出发的希腊人，还有从伊比利亚半岛出发的腓尼基人。

这又导致了大量的海上的攻杀劫掠，催生了类似陆上商帮式的船队文化。

其结果，就是希腊文明基本上是一堆以商港为中心的商业合作社。

大家平时在家做奶酪、榨橄榄油、酿葡萄酒（其实原本是葡萄汁，奈何送到地方了不是酒也是酒了）、做陶罐封装。

风向对头了，那么老王家和老张家拉上擅长航海的老李家，配合上同港的老赵老孙凑个船队，乘风南下，去沿途交易，直到埃及、黎巴嫩。等待风向调转，再纷纷返程，带回粮食和金银器物。

这一出海，那就是一条船上的人，要讲海上的规矩。出海风险很大，那么在岸上还有各种金融服务给你解决保险问题。

这整个的社会逻辑，支撑着的就是一个基于财产权、面向高风险商业活动的、几乎互不隶属的、小规模、相对临时的伦理机制。

这个基底，天然的导致希腊文明——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西方文明，和在两河帝模式下孕育千年而来的中华文明对待“国家”这个概念的理解有天壤之别。

不客气的说，在西方根本就不存在中国文化里的“国家”概念。

西方的整个构架，都仅仅只适用于小政治实体之间的相互协调，远远达不到中国这样的规模的治理实践。

可以这么说，就欧洲整体而言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“整体治理”的经验。

罗马帝国也罢、亚历山大帝国也罢，其作为帝国的管理经验甚至还不如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，仅仅只是一种有效性和承继性极为可疑的仿品。

这当然不能总结为“西方人的品格比较低下”，或者更无聊且无谓的“自私”，而是上天没有给过 ta 们这个机会。

ta 们直接被分配到商学院去了，学的就是另一个专业。

把他们的 country / state / nation，翻译为中文的“国家”，纯属日本人犯下的一个学术错误。

这根本是两个不同规模、不同性质的东西。

西方人没有过中国这个意义上的国家，包括罗马帝国在内，别看它看上去条文复杂、制度繁复，实际上在统治上的严肃性、有效性以及治理成就上远不能和中华文明相比。

这也是为什么西方文明即使掌握着如此大的技术优势、历史路径优势，仍然没有能力有效实施全球治理的根源——ta 们没有学过这个专业。

ta 们是从根上不懂。

而中国学了两千年，重修了不知多少次。

话放在这里——无论美国和欧洲搞出什么样的花样、弄出什么样的所谓“技术奇迹”，它们只可能拖长微不足道的时间、对历史路径做没有实质意义的改变。

作为一个整体，人类社会的总体形态，正在新技术的推动下飞速的向东亚模型接近。

中国最后要承担全球治理的关键角色，这一点，上帝在勾勒长江黄河、堆砌伯罗奔尼撒半岛、围合地中海时就拿定了主意了。

天命昭昭，

轮不到 ta 们不受。

编辑于 2023-04-26

<https://www.zhihu.com/answer/3001019240>

---

评论区：

Q: #器用#

世界以各种自然地理环境为压力模板，形塑各类认知体的人文环境。

成坯、施釉、烧制，层层筛选，历史中有些文明未能完全成器。

即便成器，尚需实用检验，是否能满足刚度，饮食日用，还是容易玉碎只能供奉。

东亚不是怪物房，而是名窑，出好物件，是质检车间，出精品，是小天下，出共主。

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。

---

Q: 答主对国事相关问题的见解，让我不得不怀疑我之前对你关于人的答案的钦佩是否有合理的基础。“爱人”和“相信有国才有家”是不可能兼容的。

A: 论证一下，为什么不可能？

不可能可是一个非常难以证明的断言

---

Q: 集体是从个体一个个建立的。是从下至上。没有家哪里有国？

A: 如果不承担“国”的义务，别的家会不容你家窃据其位，必定要发起惩罚，直到把这家消灭。

这不是什么哲人设计的规则，只要把这个哲人驳倒就自然失效，而是客观现实内蕴的游戏规则，除非把中原之地变成地中海，否则绝不会失效。

---

Q: 答主，腓尼基确定是从伊比利亚半岛出发吗？如果是真的那可解了我心中的一大疑惑了。

A: 看似殖民地，但自从开辟之后，就成了他们的主要根据地。除了这里，其他地方只是商业驿站，是没有耕地和农业的。

---

Q: 实在不敢苟同。“别看它看上去条文复杂、制度繁复，实际上在统治上的严肃性、有效性以及治理成就上远不能和中华文明相比。”罗马整合不同民族，不同文明地区的能力不是秦汉帝国可以媲美的。而且秦政两千年，中国就没有突破血缘地域政治，建立跨地区的政治认同，非血缘的权力继承，这是政治不成熟的体现。考虑到中式大一统带来的和平时人相食传统和周期性人口大灭绝，只能说这套制度剥削民众具有十分的优越性，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。

A: 罗马今何在？

---

更新于 2023/4/27